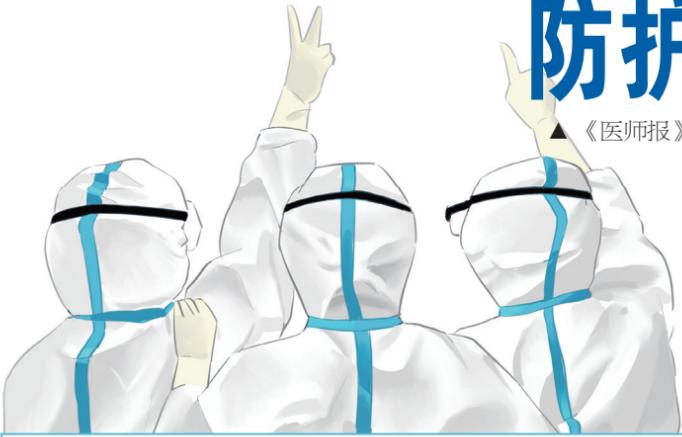


# 防护服下“苦行僧”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熊文爽 特约通讯员 武慧媛 韩冬野 魏美娟 徐湘



“最累的不是上班，而是穿脱防护服上班……”



## 夫妻相见不相识

“请问，你是陈炳吗？”2月4日，浙江绍兴市人民医院一对多日未见面的医护夫妻在隔离病房走廊偶遇，两人隔着防护服通过眼神认出彼此，用手指了指对方，拥抱了一下，短暂交流后，两人检查防护服，又各自回到工作中……

普通场景下，夫妻“相见不相识”足以令人捧腹，但放在特定的战疫背景下，却使人深感心酸和感动。

疫情之下，媒体上不时会报道因穿戴防护服“面目全非”的医务工作者们，“全副武装”的他们会给人一种神秘而安全的感觉。那么，穿戴“战衣”防护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我们来听听一线医务人员的心声。



给隔离人员做完监测，刚从病区走出脱下防护服的内科医生车朝康满头大汗



护目镜布满雾气，遮挡视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里玺在寒冷季节湿透衣背

## “刚穿戴好，就感觉透不过气……”

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后，首先要参加国家医疗队感染防控培训，对于疾病特点、救治指南以及防控细节进行再一次学习，随后进行防护服穿戴演练。

防护服一般为5层，平均每一位队员穿防护服需要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尤其要注意防菌，“衣服外侧可能被污染，

不能碰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鄂队员发来的前线日记显示，刚刚穿戴好，就会感觉透不过气，浑身冒汗，即使佩戴护目镜前在内测涂抹了洗涤剂，仍然很快就会雾气蒙蒙。为了便于辨认彼此，大家相互在对方防护服前后写上名字。

## 至少6小时的痛苦考验

防护服像一个不透气的“套子”，穿上它，医护人员至少6个小时里不能吃喝、不能上厕所，知道完成一个班的医疗照护工作。为此，一些医护人员不得不穿上纸尿裤。

“但事实上进入病区后，大量地出汗，忙碌起来，并没有便意。”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援鄂医疗队呼吸/感染专业护士孙雪洁第一次进入隔离病区，3小时左右便开始出现头晕、张口呼吸、喘憋等缺氧症状，护目镜上的雾气形成水珠不断往下流，不敢喝水加上大量出汗导致口干舌燥。6个半小时的坚持，又累又饿又渴又缺氧。

而越严密的防护就意味着

越喘憋、口干，甚至头晕、头痛，身体里的水都化成了汗，湿透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

刚穿上那一刻，恨不能冲出隔离区

“进入隔离病区的那一刻，心跳加速，呼吸加快……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问题，护目镜被雾气覆盖，视线受到遮挡，呼吸仍旧加快，这种状态下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刚穿上防护服时，山西省汾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管护理师王海婷深感窒息，“那一刻，我真想冲出隔离病区，摘掉口罩、护目镜，痛快地呼吸两口新鲜空气……”

防护服不仅为医务人员带来了身体上的不适，更给日常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 “战衣”之下“家常便饭”都面临挑战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平时轻松的查体、记录生命体征、护理操作等工作本是“家常便饭”，但在这身厚重的“战衣”下却变得没那么简单。

“不知不觉中就会汗流浹背，汗水蒸腾中护目镜出现一层雾水，戴五层手套有时候摸患者的血管要反复多次。”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队员郭梦冉在前线日记中写道：“其实最难的不是干活，最难的是穿着防护服戴着五层手套干活；最困难的不是呼吸，最难的是穿着防护服带着N95呼吸。”



厚厚防护服上，他们互相为“战友”写上名字 来源/齐鲁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疗队员练习穿防护服

## “皮肤粗糙，嘴唇发紫，真是丑爆了……”

当天，孙雪洁 21:30 从隔离病区走出来，摘掉护目镜后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陆续摘掉口罩帽子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被汗渍泡得浮肿，勒痕触目惊心。“照镜子时第一次觉得自己毛孔怎么那么粗大，皮肤粗糙，嘴唇发紫，真是丑爆了……”

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科任旭凤医师也不例外，脱下防护服，她精疲力尽，浑身湿透，几近虚脱。

因长时间缺水，很多医务人员出现便秘、眼睛干涩，但更令人痛苦的是压疮。“连续



孙雪洁摘掉回罩帽子后，满脸压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柳红英额头被护目镜压出脓疱

多天的防护口罩戴下来，一线医护的脸颊、鼻梁被勒出了压疮脓疱，疼痛难忍。”

勒得破皮的鼻梁和脸颊，干燥缺水脱皮的嘴唇，被汗水

湿透的隔离衣，沉甸甸的尿不湿……一笔一划勾勒出医护人员走出隔病房后的形象，虽与光鲜亮丽不同，但是你们为生命护航的样子真美！

## 我们终将会胜利！

对于防守在一线的白衣战士而言，这样的工作场景还将日复一日地进行，直至疫情控制。然而，纵使战疫之路困难重重，但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从未出现过“逃兵”！因为每个人都坚信，熬过这段困难时期，我们终将会胜利！



扫码关联阅读全文